

缠中注定

挣扎与解脱

通惠观音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小说的主人公“出家”了，但是我们读者的心灵“回家”了。

通惠观音 首部凶家历程写实小说，被广大读者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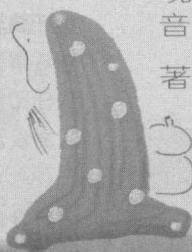
值得去感动”的文字，由华语世界最著名国

画大家 蔡志忠 奈绘封面插画，郑重推荐！



缠中解 算

——
挣扎与解脱



通惠观音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缠中禅——挣扎与解脱/通惠观音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9

ISBN 978 - 7 - 5136 - 2040 - 6

I. ①缠… II. ①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3796 号

责任编辑 宋庆万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巢新强

封面设计 朱日新 郑启杰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9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定 价 36.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寄语读者

还是习惯大家称呼我为“观音”！毕竟读者这样称呼我有些年头了。

行笔至此，观音心中的感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毕竟《缠中禅——挣扎与解脱》(原名《苟活的人生社会》)这本小说在网上告一段落了。一本小说的成功并不在于言语的华丽和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用心用情去写。

很感谢刘岩峰先生的启蒙。不承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写出一本小说，也就是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无意中激起了我写小说的欲望。说来也巧合，这本小说的创作灵感竟然来源于寺庙。不曾抱有多大的希望和期盼，为期六个月的创作，终于带着感动和泪水把近 40 万字的小说完成了。我整整和自己对话了六个月，完笔之际，才知道放下就是解脱。

在此创作期间，得到了很多读者的青睐，观音也收到很多的信件。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大家对小说主人公命运的关注，不约而同地向观音求证小说的主人公是不是作者本人。每当被读者们问起这个问题，观音都难以启齿，甚至回避。

不知道在哪里看过这样的一句话：写文章的人本身就是一篇文章。我想这句话就是观音对大家的解释，毕竟《缠中禅——挣扎与解脱》不是一本流利的废话，一字一句都夹杂着笔者对生活的反问。如果说主人公没有笔者的影子，那绝对是谎话。人生一世，说它长久也是妄言，说它短暂也是敷衍，人生要懂得去聆听，要不我怎么会叫“通惠观音”呢？

看过这本小说的读者都会潜意识地认为我是一名佛教徒，笔者不曾否认。但如果读者把通惠观音这个笔名和本人的宗教信仰过多联系在一起的话，笔者就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通惠观音只不过是观世间智慧之音的意思罢了，本人智慧有限，还望读者不要高抬笔者！



如果此书能够博君一笑,或令诸君反思生命,那么观音的书就没有白写。一念之间就能成就,“善恶本一念,佛魔由心生”,菩提世界就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往后退一步是红尘,往前迈一步是空门。如若能从字里行间观闻蹉跎百态之音,就不枉大家给予笔者“观音”的称号了。

不为写而写,不为做而做,不为哗众取宠,不为博取褒奖,那些曾经给予《缠中禅——挣扎与解脱》关注的人,观音的感谢尽在不言中,同时笔者也非常庆幸此书能够得到修行师父的庇佑和指点。在此怕扰了师父们的清净修行,也不便提名感谢,只能把这份感恩留在心中,串连成祝福的花环,送给大家!

本书在成稿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通惠观音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广东中山



目录

CONTENTS

01 回望当年，关于二十个轮回的记忆 1

根据伊安·斯蒂文森的著作《二十个与轮回有关的案例》记载，儿童能够诉说前世记忆的年龄一般是从两三岁至七八岁，而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没有了前世的记忆。可能就是因为开始有了新的记忆，过往前世也便放下了。

02 学历造假，入职保险行业 17

星级酒店的可乐价钱比超市的可乐价钱贵是有原因的。放在超市的可乐和放在星级酒店的可乐本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前者是为了便民，后者是身份的体现和它本身的价值。后者的价值就是它能体现顾客的尊贵和服务的高档，所以其身价当然比前者要高。可乐就是人的位置，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周围所处的圈子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层次就是什么样子的。

03 保险行业不保险，人性更危险 35

我越发较劲起来。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有回旋的余地，我一边摆着手势一边和他们针锋相对：“思想无非就是根。根若是有毒的，花叶也是有毒的；根若是药，花叶也是药。同样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在根之上，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自己的信仰。”

04 悲情面具，出卖灵与肉的淤泥世俗 53

不管怎么做，林妙玲都会找到话题，而置身于其中的人就是那对象，这才让我亲身体



会到什么叫做“宁可得罪小人，也不要去惹女人”。

灯光已经包围了江陵的市中心，可以把心放下了，摘下了脸上的面具，给自己一个超然的解脱，这种归属感白天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只有当你看到浮萍漂流时，你才会有这种漂泊流浪的感觉。

05 职场政治，是刺猬卖出了自己 81

“这年头哪里还有什么精神啊，那都是历史了。你是不是以为我是刚发育的时候啊？那些我爱我的祖国、做个诚实的孩子的屁道理，老娘我早在八岁的那年就明白了。你要知道即使小孩不撒谎说狼来了，这社会的狼也是大把的。”

06 职场潜伏，为自保而弹劾总监 117

“我们简单地划分目前的投资市场，只有三种情况：市场好、市场不好、市场不明朗。遇到这三种情况您会怎么去做呢？不用问就是传统的投资方式了。我们再来解析这三大情况：市场好的时候，我们首要的是看重收益和流动，资金安全可以放在最后。市场不好的时候，您还会看重收益吗？这样的举动无非是以卵击石，风险太大了。明智的做法就是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才能考虑收益和流动，这样一来只有银行才能实现。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市场不明朗的时候，资金的流动性才是关键，安全作为后盾，一句话总结：流动性就是资金变现能力……”

07 冷暖自知，淤泥中的生存大挑战 135

“世事无常，世人笑我太痴狂，我道莫悲伤。俗世人心慌，不自量息心亮堂堂。”跪在佛前，我由衷感慨起来，在心里吟起诗句。无意间翻阅佛书，我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莲花之所以高贵淡雅，是因为它在淤泥之间而没有被污染。佛陀也是如此。如果都在极乐世界，就显示不出佛陀的伟大。佛陀就像莲花一样，需要在俗世的淤泥中点化众人，这才是真正的佛陀。”

08 社会万象，菩萨以色传道的故事 161

“当然菩萨以色设缘的传道，可以说与我们现在的小姐是完全不同的。菩萨为度化众生，妓女为了谋取财宝，就像捕鱼师傅一样，要制伏对方先要诱惑对方。我想这也是菩萨、妓女、捕鱼师傅能够产生关联的原因之一。美国学者瑞高·欧努马指出，菩萨与妓女之间

最大的差异在于妓女为欲望所驱使,而以交易的方式来施与,菩萨则是以慈悲为法门,完全用慷慨的方式来给予。”

09 祸不单行, 医院误诊揭开人性面纱 181

礼尚往来,乐观地讲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传统。小到一次恩惠,大到“殷勤”的贿赂,都可以纳入礼尚往来的范畴。当我呆呆地看着车上的大小包裹时,我脑海里突然给礼尚往来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礼尚往来?所谓的“礼尚往来”,就是打心底感谢那些给过自己恩典的人,更是打心底不愿意贿赂那些凌驾于你之上的人。礼尚就是感恩,往来就是交易,这就是厚黑学。

10 疾病面前, 谁能给家人一份保障 215

人最大的困难就是,很多情况下不能看明白自己。不管这个世界怎样绚烂,都是我们的一一个错觉。本来我们就在一个错的位置,所以才觉得前面的路非常坎坷,矛盾和憎恨就产生了。世界本来就是黑的,我们又关闭了那扇能透光的窄门,让这个世界更黑,才会忽略了那些我们该牵挂的人。

11 五百万元保单, 引发职场政治风险 237

掌声终于响起来了,我最后总结一句:“我送给大家三句话,希望大家能够受益!第一句是位大学教授的话:‘泪水和汗水的化学成分相伤,泪水只能博取别人的同情,汗水将为你赢得成功。’第二句是我经常勉励自己的一句话:‘要想在人前显贵,必须在人后受罪。’第三句话就是:‘做保险别把客户的拒绝太当回事儿,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空杯心态就好了。’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12 与林妙玲消除误会, 摆平公司谣言 263

可能是自身看得开而已,我一边念经一边安慰自己:处之泰然是一种风华的敦实,痛苦本身就是自己找的,何必去在意呢;况且做人要懂得知足常乐,在爸住院的这段时间,我不就体会到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感受了吗?我不也做了为人子该做的事情么?简单真实一点,放得开才是关键,得与失本身就是一种模糊的界线,人只不过是站在它们的边缘而已。



13 爱情微不足道，我要融化在你的血液里 283

“……即使我融化了，也要让你把我喝下去，流到你的每一滴血液里！”叶美英的面部表情缓缓地有了变化，她的眼睛笑了，笑得如此欣慰，似乎被一种满足感充盈着。

我想也是放下的时候了，毕竟中亚美邦这个环境不属于我。在信仰和人性，追求和职场，灵魂和肉体之间的挤压下，我冲动了。我猛地抱住她，缓缓地解开了叶美英的衣扣，解下了她的……在灯光下有节奏地起伏着，弥漫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这一刻，灵魂和肉体交融了……

14 社会江湖，保险与银行背后那些事 313

听师兄这么一说，我倒有几分明白了，但是“我慢心”是什么意思让我有点困惑。师兄耐心地解释道：“一切诸慢，凡慢有我，比贪、瞋、痴三毒更毒。我慢心就是自高自大，侮慢他人，在修行上是一种知见，也是一种意识，比如说渴望被别人仰视、爱慕虚荣，这些都是我慢心的表现。”

15 遁入空门，修身般若智慧之地 365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佛门也有清规戒律。你说的这个‘方便法门’我佛门不能给你开，宁缺毋滥。我们也不会乱开、广开！有缘是缘，无缘也是缘！我们相遇是缘，我们分开也是缘！我们相遇既是为了再续前缘，也是为了了却前缘；夫妻是宿世的冤亲债主，不单是为了还债更是为了度化对方！今生能得你宽怀一度，实乃我幸，阿弥陀佛！”

根据伊安·斯蒂文森的著作『二十个与轮回有关的案例』记载，儿童能够诉说

前世记忆的年龄一般是从两三岁至七八岁，而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没有了前世的记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有了新的记忆，过往前世也便放下了。

回望当年，关于二十个轮回的记忆

01





根据伊安·斯蒂文森的著作《二十个与轮回有关的案例》记载，儿童能够诉说前世记忆的年龄一般都是从两三岁至七八岁，而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没有了前世的记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有了新的记忆，过往前世也便放下了。

听奶奶讲过，人一到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记忆了。我总是问她为什么，老人家便说那时候的人就要懂事了，而我的记忆就开始于1998年春晚那英和王菲合唱的歌曲《相约九八》。那种旋律就像荧屏上的水晶球一样，充满了梦幻和遐想，那时候我刚好六岁，难道真应着奶奶的话？而这个故事也是在1998年拉开了序幕。

奶奶的话我一直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在1998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我还能隐约地记得一些，比如我和姐姐打架、互相骂对方，我偷钱出去买烤红薯吃，在公园的护城河边把小女孩推到河里等等，这些记忆一直在我的生活片段里时隐时现。

而这些回忆并不重要，有些时候不是放不下，而是忘不了。那英、王菲在1998年演唱着《相约九八》的时候，爸妈却在打架。北方寒冷的冬天，能听到屋外树枝被积雪压断的声音，夹杂在歌曲的旋律中，老爸把有开水的水瓶误砸到了床上，开水浸湿了毛毯和被子。我又怕又冷，一边哭着一边流着鼻涕，老爸发火拿着切菜刀对着老妈，我吓得大叫着抱着老妈的腿，在嚎叫声中还能听到：“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在这里，我的记忆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

年末，家里开的酒店倒闭了，那时候的我也只是知道老妈欠了很多钱，本地人欺负我们外地人。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楼上楼下到处是搬东西的叔叔，我却找不到我的衣服、我的书包、我的玩具和老妈平时给我买的健力宝。我光着身子，走出酒店外，看见很多人在围观。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看到穿着制服的叔叔绑着舅舅的手，押着舅舅上了车。那一会儿我好饿，邻居把我从人群中牵了出来，带到酒店对面的一间废屋里，就给我喝了一小瓶水。可能是饿得太厉害了，我光着身子在寒冷的冬天里也不觉得冷。整整在地上睡了一个上午后，大约是午后两点，我被人叫醒了。看到旁边有零食，我和姐姐便开始抢起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后来的事情就记得不太清楚了。我被一个酒店的供应商给带走了,天天反锁在他家里,听说我家欠了他很多钱,是把我当成抵押,还听说姐姐被押到另外一家。我每天都是很无聊的,除了睡就是吃。说到吃这一块呢,我发现供应商的老婆给我用的碗从来都不洗,除了这一点苛刻之外,其他地方她都显得很朴素平淡。在这里生活,我称呼她为阿姨,阿姨的儿子是一个很高个头儿的大哥哥。他们家里有吉他,有篮球,墙上还有许多很好看的画。阿姨怕我每天在家里乱破坏,就给我画笔和白纸,让我每天描描画画。

可能是阿姨家里太暖和了吧,我浑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冰天雪地。忽然有一天阿姨家里很热闹,来了很多我都不认识的人,说要把我接走。天很黑,下着雪,我因为穿着夏天的衣服,所以一开门感到特别冷。叔叔用他的大衣把我给包裹了起来,上了一辆在雪和灯光中反射出银白色光芒的小车。在阿姨家小区的转角处,我看到了姐姐,随后我看到了老爸、老妈。老妈满脸劳累映衬车窗外走动的房子,我知道我们要离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了。老妈把我们抱得很紧,而且我也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健力宝,一路颠簸之后我们回到了老家。旧的一年又要结束了,除夕来了!

回到老家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位头上很少头发、脸看起来油油的男人。听老妈说是老爸的哥哥,我要叫他老爹,至于那个没有我老妈漂亮的女人,老妈说我应该叫大妈,他们的儿子我要叫堂哥。对于他们我不是特别了解。老爹很凶的,我喜欢玩玻璃球但是被老爹看见后,他就贫嘴贱舌地对我说:“不爱干净,没教养!”他瞪我的时候总是在只有我和姐姐两个人的情况下,老爸老妈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新年喽,新年喽,我又大一岁喽!”老妈抱着我,双眼一直凝视着我,而我在阳台上对着公路大叫。“妈,我想喝健力宝!”老妈微微地笑着,表情一直没有变化。老妈很少这样笑的,我记得老妈笑起来嘴大大的,在我印象中是非常好看的,为什么老妈今天却是抿着嘴笑呢?唯独没有变化的是老妈的脸还是那么温暖,我最喜欢贴着她的脸。

新年对我来说是最值得期待的。在老爹家的这个年过得有点特别,好像年一过,我懂事了好多,比如见了老爹就躲,看见大妈在忙的时候我就过去帮忙,尽管大妈的表情挺不乐意,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哄她开心。我们一家人就这样每天寄人篱下地生活着。后来一辆银色的车来接我和姐姐,但是



接我的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那凶巴巴的奶奶,她把我接到了大山沟里去。那是奶奶一辈子生活的地方,见老妈最后一面也是在这时,很清楚记得老妈穿着那时候流行的女军装和黑色的裤子,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别。

“这段回忆在我记忆中是最靠前的,别的再也想不起来了。小英,很多次你好奇我儿时的生活,我都回避你的问题。有时候我对你是又爱又恨,对你的评价我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平时我是出口成章,到了你这我却哑巴了,其实,你没有这样的家庭和童年,你是不了解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我不愿意说是因为我想忘掉‘她’,但现实中偏偏忘不掉,说了你都不会明白的……”面对小英的质问,我坦白地讲述着我的记忆。

“又爱又恨?!你怎么知道我体会不到?”小英很不服气,虽然我在为自己找理由,但是我的眼睛却不敢看着小英,我的脸红了:“不是的,我用错词了!”这时小英才回过神儿,脸立刻变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心虚得脸红。

晚上的公园显得很安静,我和小英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谈及儿时的事情。小英的童年生活很普通,小时候替父母卖菜,被同学起外号叫作“卖菜妹”,而她的这段经历让我无比的羡慕和向往。小英刚从学校出来实习,能在公司和她认识,就好像是一场肥皂剧,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很奇怪,这倒要从我刚从学校出来的那一会儿讲起。

我是寄养在奶奶家长大的孩子,奶奶是一个很传统的老人。她非常严厉,就像皇宫里的老嬷嬷一样,不过也不完全是,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人情味。奶奶对我的疾言厉色到现在我都不敢忘记,这也导致我很小就懂得了看人脸色做事儿,一向是规规矩矩的。在老妈和老爸分开的这些年里,就是中途有些音讯,后来老家的亲人就给老爸找了个女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那时候我刚好读高二,开始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而且这个女人为人处世一向很得体,和亲戚们说要支持我上学,我被很多束缚限制住,在人情世故上不得不称呼她一声“妈”。

不知不觉,妈来我家都快一年了,转眼间我升到高三。在高三的第一学期末我大病了一场,是在学校被传染上流行感冒的。那时候妈来到我们家里一年多了,但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爸的态度相对之前是三百六十度大

转变。

在学校,我用公共电话给爸打电话:“爸,我病了,我的生活费快没有了!”我很不好意思地向爸要钱。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冷冰冰的回复:“我现在忙得很,过两天我让你妈给你电话。”

校园的公共电话旁有很多的同学,我不敢大声说话,只觉得心很凉,眼泪却不敢流出来,怕丢人怕同学看不起,只是诺诺地说:“我手里的钱,坚持不到两天了!”

老爸火急火燎地说:“我忙完让你妈把钱打给你。上次给你寄的300块钱,两个月都不到,你怎么用得这么快。过几天再说。”电话挂了,通话时间仅有一分钟,学校的小卖部收了我四块钱,晚餐的钱没有了。

晚自习后,我想了很久,借同桌的手机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姐,我病了,没有钱了,你能不能往我卡里打点钱啊,生活费都快没有了!”我哭着说了这些话。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狗一样,之所以会哭,并不是因为心中有委屈,而是由于爸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不知不觉发生的,我和爸之间没有所谓的感情,勉为其难地说只是父子关系罢了,有时候出于良心的拷问,我才会可有可无地去关心一下他,或者通个电话给他,草草地聊几句就完事了。依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在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一个畜生!

和姐姐的通话很简单,我把事情来龙去脉都告诉她之后,她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当晚给我汇了300元钱。姐姐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每次遇到什么困难,为我解决问题的都是她,虽然儿时我们经常打架,长大以后还在广场上干过架,但是姐姐是一张吃了榴莲的嘴,闻起来臭实际上却很甜。

那一晚我彻夜难眠,一个星期过后,还不见爸妈给我汇钱。姐姐给我的300元钱,在医院输了几瓶水后,药费欠了37元,还是班主任替我垫上的。在当时的情形下,我骗班主任说我爸妈在外地出差,一直不方便。



之后的两天，我特别怕上班主任的课，老感觉欠着班主任的钱很不是滋味，面子和里子都挂不住。班主任在课堂上提倡：“为了冲刺高考，全班都要买《HG100 全科练习题》。”我被迫再度给爸打电话。

“爸，我手里真的——没有钱了，我看病都向班主任借了——借了 37 块钱。你下午有空给我汇钱吗？”我的声音显然有些颤抖，一句“你下午有空给我汇钱吗”，这么“没上没下”地“指定”，我还是第一次。

爸那边很吵，但他的嗓门很大：“你知道去银行要排多长的队吗？有空我给你汇钱过去，一点都不知道体谅我们……”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却没有感觉。“不知道体谅”这句话不停地在我耳畔盘旋着，谁又体谅过我啊！又有谁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在亲戚眼里，不管我怎么察言观色，怎么努力，他们都瞧不起我。我八岁就懂得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档次，什么是尊卑，我是亲戚眼里的孬货，任他们去嘲笑，任他们去鄙视。我走到哪里，都会被别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谈笑，又有谁知道我和姐姐的痛苦在哪里。我瘫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那一刻，我起了念头……

在班上，我有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说是好得穿一条裤子。我们的爱好都很高雅，爱书法、爱国画、爱下棋，不仅如此我们的关系即使是藕断也可以丝连，在他们三个身上，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找到了合适的机会，我向第一个朋友借了 100 元，说我要买《HG100 全科练习题》，但钱不够，不敢动自己的生活费；向第二个朋友黄华强借了 100 元，说我要回家向老爹拿钱，半个月后还给他；向第三个朋友借了 100 元，说我的生活费不够了，希望能帮助我一下。为此我还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对别人说我借钱的事，因为我是爱面子的人。他们三个也为此保密了，互相不知道我借了钱。

当天下午，我向黄华强说我下午要请假回家拿钱，不要告诉任何人；之后我便去了趟办公室，告诉班主任我要请假回家拿钱，班主任很干脆地批了假。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当班主任签请假条的时候，我向班主任要求让宿长把宿舍的钥匙给我，我好去拿衣服，班主任怀疑了起来：“你回家，拿衣服干什么？”我很淡定地说：“我的衣服都是上个星期穿的。由于家远，我一般是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都是大包小包地拎回家，这次回家不如带上换

洗的衣服,省得月底放假又是一大包!”听到解释后的班主任准许了我。

包裹里,有学校奖给我的笔记本,我的衣服,还有几本教科书。十一月的北方,到处都弥漫着大雾,校园也是如此的朦胧,阴暗潮湿的天气,萦绕着老师的讲课声,我想回头再看一眼我的学校,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我想做得决绝一点,一直不肯回头。走出校门之后,为了释放积压在心中的忐忑,我缓缓地抬头看着街道尽头,却被林立的高楼挡住了视线。我不知道下一个方向在哪里,只是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拿着我骗来的300元钱,买了一张去江陵的火车票,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一路上我忐忑忐忑。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连穿一条裤子的哥们都可以出卖,这不是我林彬能做出来的事情,但是现实的问题不得不压着我良心的内疚。

来到江陵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计策,因为爸在江陵打工十几年了,再怎么说我也他的儿子,有血有肉的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当我出现在我爸眼前的那一瞬间,一切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等着爸教训我做事太荒唐,像专家一样给我分析层层的道理,然而爸显得非常的镇定,镇定得让我感觉到他的无所谓。串门子的老乡好奇地问爸我怎么不上学了,爸的回答把我幼稚的想法给抹杀了:“我都想过了,现在的大学生成把抓,上大学也没有用,还不如出来的好……”我瞪着眼睛,怕不争气的泪珠子会出来,但是偏偏又出来了。在走出学校的这三天里,我眼前每时每刻都浮现着学校的一幕幕,那些年,我为了梦想在努力,我为了给你争口气搞好学习成绩,但是这一刻全都化为了乌有。爸的这句话就像千斤坠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是离开学校的第四个晚上,我睡在客厅。虽然南方四季如春,但毕竟是快要过年了,还是觉得空气很凉,即使不像北方的空气那样冷到刺骨,但是也可以让人冻得发抖。妈就给了我一床小毛毯,我裹得好紧,但还是冷到了心里。说来也奇怪,南方这么冷的天儿,还会听到蚊子的声音,爸酣睡的声音也吵得我睡不着,就像宿舍那些哥们睡觉的声音。我翻来覆去,眼角的泪水也不知道何时没有了。夜真难过,我在挣扎中入睡了!

妈显然是很不高兴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开始独自一人在江陵找起了工作。想到妈妈那种表情,我都不愿意待在家里,迫于无奈,我找到了也在



江陵打工的姑姑家里，带上行李去了她家。走的时候也没有和妈打招呼，本来是有这个准备的，但是妈看到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故意躲避，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从这以后我就改称她为阿姨了。

来江陵的第五个晚上，是在姑姑家里。

姑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黄帅，比我小一岁，15岁就辍学在江陵的一家工厂里做普工，这是一个很不诚实的孩子。姑姑和姑丈为了谋生一直在南方，大表弟也寄养在他奶奶家。小时候因为家教的原因，大表弟一直是流里流气的。而小表弟是姑姑在江陵偷生的一个男孩，本来姑姑是想要个女孩的，最终还是人算不如天算，但是姑姑也算是比较有福气的，在家里还算是个管事的主儿。

姑姑在打斗地主，打得很起劲。我白天找工作已经很累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偶尔能听到牌桌上发出的兴奋声，此情此景让我的心又凉了，开始怀念和憧憬起来，忽然想起兄弟借我一本《故事会》里的一句篡改诗：夜来麻将声，输赢知多少。想到这，我又不安起来了。

临近十二点，大表弟黄帅在工厂下夜班回来了。姑姑把冰箱里的粉丝炒了一遍，金黄金黄的一大盘子。大表弟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念叨着要喝饮料。姑姑关心地唠叨道：“天这么冷，喝什么饮料？感冒了怎么办，这里有牛奶，放在保温杯里，上班的时候拿去喝。”饭饱之后，黄帅就去上后半夜的班了。

表弟吃饱了，我却觉得有点饿。看着姑姑这么心疼表弟，我都傻了，却又不敢说自己也饿了，毕竟中午只吃了两个馒头，用的还是骗来剩下的钱，只能忍受着饥饿之苦。毕竟是在别人的屋檐下，凡事都需要隐忍些，不比在自己的家里，即使是在自己家里，我也是外人啊。我巴巴地看着姑姑把余下的米粉倒入了厕所，接着又打起了牌。

很想休息，但是打牌的吵闹声实在是很大，疲劳困乏加上心中的压抑，一层一层地挤压着我，也只有那三岁不到的小表弟在此情此景中酣酣入睡。时间像滴答滴答的水一样缓慢地前进着，深夜两点的时候，大家都困了，姑姑的手气不好输了几百块钱，心里正憋着火。

原本以为可以入睡了，姑姑忽然说她不见了100元钱，我一下子没有了睡意。姑姑开始发飙了，我没有多想，只是认为姑姑是农村出来的妇人，没